

# 文本模式与文化重构

## ——《人生颂》三个译本的历时再识

□黄 进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冯文坤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朗费罗名诗《人生颂》经历了多次“被言说”与“被阐释”。本文选取其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汉译本进行历时比较,旨在厘清对原著的误读和误译,审视诗歌翻译中文本模式的流变,讨论以旧体诗和新诗体例进行翻译的利弊得失,关注不同时空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理念对译本生成方式的影响以及译者如何把原诗涵濡的文化图景加以改造并重构于宿语文化。

**[关键词]** 文本模式; 文化重构; 人生颂; 朗费罗;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0)04-0067-05

译学研究文化学派认为,文本模式(textual grid)是“用来表达文本的、可以接受的文学形式和文类的集合”<sup>[1]</sup>。它不仅涵盖文本生成的物理外形,而且涉及文本话语的言说方式。作为译学研究重要分支的诗学翻译研究,自然尤其注重译本的文本模式,亦即如何在诗歌美学形式和内容的规定下摘藻敷章、探赜发微,达到艺术价值的最优化。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审美价值,造就同一“母题”下模式各异的译本,有如月映千江而现妍媸百态。不同时空的译本,是历史文化的折射,也在“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化合中促成了宿语文化的重构和再创造<sup>[2]</sup>。《人生颂》的诸多译本<sup>[3]</sup>,即是鲜活的证明。

《人生颂》系美国诗人朗费罗所作(见译本对照表),用四步扬抑格写成,每节四行,共九节,三十六行。虽有用典,但总体上词、句明晰流畅,无晦涩、拗口之感。诗句长短适中,无突兀变化;韵律工整,全部呈“ABAB”型。句长与韵律的稳定,使全诗读来琅琅上口,气势健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热爱生命的乐观主义。该诗自问世以来,中文译本甚多。本文选取其中三个有代表性的译本进行历时比较:一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威妥玛的“阐释性”译本,一为晚清董恂润饰的格律旧体译本,一为今人杨德豫先生的新体诗译本<sup>[4-6]</sup>。希望通过比

较,厘清文本误读,探索译本模式的流变,讨论以旧体诗和新诗体例进行翻译的利弊得失,从而揭示文化图景的迁移和重构过程。

### 7. 威妥玛译本: 尽洗铅华、朴拙可爱

威妥玛是英国汉学家,1842年来华。他的《人生颂》中文译本,用语朴实,尽洗铅华,宁拙勿巧,在意思的表达上是三个译本中最贴近原诗的。但威译之不足也显而易见,一是篇章模式疏离于传统的律诗体制,句式或长或短,参差不齐,这在承中国传统诗学之余绪、崇尚工整对仗的晚清诗家看来,自然与主流诗学格格不入,有离经叛道之嫌。所以晚清方浚师在《蕉轩随录》中评价威译说:“威妥玛尝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九首,句数或多或少,大约古人长短篇耳。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就长友底本,裁以七言绝。尚书…乃允所请。”<sup>[4]</sup>。这里的“古人长短篇”大概指的是“词”了,如辛弃疾的词集即称《稼轩长短句》。威妥玛的散文式译本自然无法与律诗并论,故方浚师勉强用“词”来比附。然而,词的每一行、每一阙的文字自有定数,其格式受词牌的限制。威译句长变化无章可循,难以归入任何词牌下的格式,因此实际上非律亦非词,倒有些现代诗的影子。

**[收稿日期]** 2010-01-13

**[基金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青年科技基金项目(ZJX0814)

**[作者简介]** 黄 进(1975-)男,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师;冯文坤(1963-)男,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后。

威译不足之二是在核心概念的翻译上采用了归化策略,消解了原诗浓郁的异质文化特色。这集中体现在把原诗第6.4句中的“God”移译为“天”。实际上,儒家“天”的概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概念不宜等量齐观:前者是天道枢机的神化,更多的是指“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后者将神完全人格化,其喜怒赏罚,俨然是人间百态在天堂的翻版。不过威氏为了让中国儒林“信受奉行”而明知故“译”,也不无可能。利玛窦就曾在《天主实义》的第二章中征引儒家经典中含有“上帝”字样的章句十几处,用来比附基督教中的独一真神“天主”、“上帝”。利玛窦们力图赋予儒典中的“天”为万物创造者的神性,而否定它是自然造化的产物<sup>[7]</sup>。

此外,威译在音韵上缺乏美感,方氏评论说“有章无韵”,即是此意。朗氏原诗韵律工整和谐,全部呈“ABAB”型,并不断换辙,气韵流走,可惜在译本中丧失殆尽。又如在用词上,语体兼白话体现了在诗歌转型初期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如第7.2句:“想我们在世,亦可置身高处”,其异国笔调仍然依稀可见。最后,威氏在译文中加入原诗所无的释文,如第2.1句:“总期有用”及第2.3句:“圣书所云”等,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阐释或编译。总之,威译在意思传达上明白晓畅,但在章法、韵律、句法、遣词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学文本模式相去甚远,这在中国传统诗学范式一统天下、西风东渐尚在滥觞的当时,自然不能登堂入室。

表1 A Psalm of Life 人生颂

What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an Said to the Psalmist  
(杨译) 年轻人的心对歌者说的话

朗费罗原文 /及威妥玛原译	董恂译本	杨德豫译本	朗费罗原文 /及威妥玛原译	董恂译本	杨德豫译本
1.1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 勿以忧诗言,	莫将烦恼着诗篇,	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告诉我:	5.3 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 莫如牛羊无言,待人驱策。	弩骀甘待鞭笞下,	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1.2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 人生若虚梦。	百岁原如一觉眠。	“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	5.4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 争宜勉力作英雄。	骐骥谁能辔勒羁。	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
1.3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 性灵睡即与死无异,	梦短梦长同是梦,	灵魂睡着了,就等于死了,	6.1 Trust no Future, howe'er pleasant; / 勿言异日有可乐之时。	休道将来乐有时,	别指望将来,不管它多可爱!
1.4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 不仅形骸,尚有灵在。	独留其气满坤乾。	事物的真相与外表不同。	6.2 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 既往日亦由己埋己,	可怜往事不堪思。	把已逝的过去永久掩埋!
2.1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 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总期有用。	天地生材总不虚,	人生是真切的!人生是实在的!	6.3 Act—act in the living Present— / 目下努力切切,	只今有力均须努,	行动吧—趁着活生生的现在!
2.2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 何谓死埋方至极处。	由来豹死尚留皮。	它的归宿决不是荒坟;	6.4 Heart within, and God o'erhead. / 中尽己心,上赖天佑。	人力殚时天佑之。	心中有赤心,头上有真宰!
2.3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 圣书所云:人身原土,终当归土。	纵然出土仍归土,	“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	7.1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 著名人传,看则系念。	千秋万代远蜚声,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
2.4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 此言人身,非谓灵也。	灵性常存无绝期。	这是指躯壳,不是指灵魂。	7.2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 想我们在世,亦可置身高处,	学步金鳌顶上行。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3.1 Not enjoyment, and not sorrow, / 其乐其忧,均不可专务。	无端忧乐日相循,	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7.3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 去世时尚有痕迹,	已去冥鸿犹有迹,	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
3.2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 天命斯人之生人,别有所命。	天命斯人自有真。	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	7.4 Footprints on the sand of time— / 势如留在海边沙面。	雪泥爪印认分明。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

(续表)

3.3 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所命者作为专图, 日长进。	人法天行, 强不息,	而是行动, 在每个明天	8.1 Footprints that perhaps another./盖人世如同大海,	茫茫尘世海中, 汇,	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
3.4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明日尤要更有进步。	一时功业, 一时新。	都超越今天, 跨出新步。	8.2 Sailing o'er life's solemn main./果有他人过海,	才过来舟又去舟。	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
4.1 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作事需时, 惜时飞去。	无术挥戈学鲁,	智艺无穷, 时光飞逝;	8.3 A forlorn and shipwrecked brother./船只搁浅, 受难失望,	欲问失风谁挽救,	遇险沉了船, 绝望的时刻,
4.2 And our hearts, though stout and brave./人心纵有壮胆远志,	枉谈肝胆, 异寻常。	这颗心, 纵然勇敢坚强,	8.4 Seeing, shall take heart again./见海边有迹, 才知有可销免。	沙洲遗迹可探求。	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
4.3 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are beating/仍如丧鼓之敲,	一从薤露歌声起,	也如如鼙鼓, 闷声擂动着,	9.1 Let us, then, be up and doing./顾此即应奋起动身,	一鞭从此跃征鞍,	那么, 让我们起来干吧,
4.4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皆系向墓道去。	丘陇无人宿草荒。	一下又一下, 向坟地送丧。	9.2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心中预定, 无论如何总期有济。	不到峰头心不甘。	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戴;
5.1 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人世如大战场,	扰攘红尘听鼓鼙,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	9.3 Still achieving, still pursuing./日有成功, 愈求进功。	日进日高还日上,	不断地进取, 不断地追求,
5.2 In the bivouac of Life./如众军在林中野营,	风吹大漠草萋萋。	人生是到处处扎寨安营;	9.4 Learn to labour and to wait./习其用工坚忍, 不可中止。	肯教中道偶停驂。	要善于劳动, 善于等待。

译本对照表

## 二、董恂译本：峨冠博带、法度森严

前面提到的“甘泉尚书”，就是晚清户部尚书董恂。1996年，贺卫方在美国的朗费罗故居亲见董译本扇面<sup>[8]</sup>。董译本身自是一首好诗，如洪钟大吕，法度森严，峨冠博带，正襟危坐，是典型的传统诗学范式下的作品。但是，对照英语原文发现，董译的缺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用事偏僻，过于“归化”。如第4.1句：“无术挥戈学鲁阳”，鲁阳挥戈源自武王伐纣时周武王部下鲁阳公的故事。《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之，日为之反三舍。”又如第4.3句的“薤露”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使用，如《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汉乐府《相和歌·相和曲》中有伤逝悼亡《薤露行》。曹操亦有叹惋历史兴衰的《薤露行》传世。朗氏原诗本来说心脏的脉动象送葬的鼓点在敲动，一天天接近坟墓。译为“一从薤露歌声起，丘陇无人宿草荒”，俨然秦汉之风，而英语原诗踪迹杳不可觅。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把美国诗人变成了中国士大夫，这也与原诗之词质、语直、不尚富丽夸丽的诗风相左。

二是率意发挥，脱离原文。如第1.3、1.4两句，

原文说昏睡的灵魂等于死了，事物并非看起来那样令人沮丧。译成“梦短梦长同是梦，独留其气满坤乾”，一望而知，非但意译过了头，而且意思弄反了。又如，第5.3句用了“驽骀”（即劣马）一词，而原文系指别像牛（cattle）一样忍气吞声（dumb），任人驱使（driven）。第5.4句用了“骐驎”（即良马）一词来译“hero”（英雄、豪杰）。第9.1、9.4两句分别以“跃征鞍”、“偶停驂”移译。“马”的文化意象在董译中被前景化，俨然“马背诗人”，而原诗中没有任何马的影子。再如第7.4、7.5两句，以鸿雁在雪地上留下的爪迹（雪泥鸿爪）的意象来表示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亦为不妥。

三是辞不逮意，失于拘泥生硬。如第2.3“纵然出土仍归土”句，朗氏本来借用圣经之语表示人本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其构成元素都是来自山河大地，死后与草木同腐，又还变为原来的尘土点点。说人“归土”是可以的，汉语确有“归天”、“归西”、“一掬黄土掩风流”之说。但说人“出土”则不大顺口，若说成“纵出于土仍归土”或许好些。

## 三、杨德豫译本：胡服骑射、自由劲健

杨先生的“半自由体”译本于1959年付梓，后经本人加工，改为格律体，顿数、韵式皆比照朗氏

原著,再版于1985年。本文所引,即再版稿<sup>[5]</sup>。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逐渐兴起。杨译本《人生颂》正是现代文学、现代诗学蓬勃发展的产物,其高蹈的意绪,正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杨译本直抒胸臆,展现出自由开放的精神和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在直率的情景陈述中流露出昂扬的斗志。朗氏创作此诗时不过三十岁左右<sup>[6]</sup>,正是挥斥方遒的时候。读杨译本,新风扑面,时代感强,最能体会到诗人挥洒在字里行间的澎湃激情,如“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人生是到处扎寨安营”之语。正好杨先生本人是行伍出身,对朗氏此语当自有深解。总之,杨译本很少有“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朦胧,不以破格或陌生化的手法见长,而更多的是畅达本怀、直抒胸臆,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朗费罗原诗词质、语直的风格最为接近。

作为新生事物的白话诗歌,尽管有诸多优点,但其难题主要是与传统诗学命题几乎直接对立,而新的美学范式尚未定型。新诗一来无固定的范例可循,不像旧诗、词已有一整套成熟的审美体制;二来现代的用词与造句,虽然清新活泼,但易流于“散文化”<sup>[10]</sup>。虽也有以平常语写出无尽意的佳作,但终归吉光片羽,后继乏人。写诗如此,译诗亦然,甚或更难。杨译本有现代诗的优点,但自然也有白话的先天不足,如“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诸句,近乎群众口号。当然,此诗原著本身就不是以英词丽藻见长,而主要是以意取胜,历来有誉有贬。瓦根内希特就批评说,第5.3句过于直白,而且战场上不是用牛,战斗也不是在营房里进行<sup>[11]</sup>。凡此都需翻译者上下弥纶,左右绌合,或不致代人受过。

此外,杨译中的个别重要概念的翻译也值得商榷。如导言中的“歌者”,以及正文第一句中的“诗句”。乍看中文,很难一下子搞清楚“歌者”和“诗句”在此的确切用意,因为它们在汉语中相当笼统。然而原诗中的“psalmist”并非普通意义的“唱歌者”,而是专指唱赞美诗的人,让人立即“联觉”到教堂巍峨、信徒肃穆、赞美诗氤氲缭绕的场景。朗氏大概是在反驳一些传统教会对人生悲观的看法,用“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之语,模拟意境中的Psalmist所鼓吹的论调;又拈出圣经“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之语,然后予以辩驳,彰显自己信仰积极上进之宗教,反对消极厌世之宗教。可见译为“歌者”过于宽泛,不足以一语道破具有文化特质的“psalmist”的内涵,若译作“颂偈人”、“唱诗人”等,则差可相似。

另一处是把“God”译为“真宰”。《说文解字》:“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七,从目,从匕。八,

所乘载也。”“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杜甫的《遣兴》诗之一:“吞声勿复道,真宰意茫茫。”此二“真宰”,寓意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又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真宰弗存,翻其反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此二“真宰”,乃表“自然之性”。足见汉语的“真宰”在强调抽象的客观决定力量的同时,又具有“道法自然”的中国特色。把“God”译成“真宰”,正如前面提到的把“God”译成“天”一样,消解了原诗的异域特质,造成其宗教意蕴的原始价值在译本中流离陨灭。不如直接译为“上帝”,断人疑惑,直达本旨。

通过分析《人生颂》的三个译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文本模式。首先,威妥玛的译本有意无韵,似通非通,难怪被钱钟书先生称为“不过是美国话所谓学生应付考试的一匹‘小马’一供夹带用的逐字逐句对译”<sup>[4]</sup>。其次,董恂的律诗译本虽然有前述三大缺点,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人法天行强不息”句,取自《易经》“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学步金鳌顶上行”,大概是取“独占鳌头”之意,都是源语和宿语结合较好的例子。但若极端归化,如“鲁阳”、“薤露”诸语,则过犹不及。最后,杨先生的现代诗译本在语言和形式上获得空前的自由,也与诗人的口吻非常契合,充满青春和现代的气息,符合青年时期的朗费罗神采飞扬的风貌。但白话与“雅言”本来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用白话译诗比用白话原创往往要难得多,因为原创允许作者结合汉语自身的形、音、义的特点从容地“为情造文”,译诗则需在原诗的束缚下小心翼翼地弥纶绌合,失却不少灵思飞扬,易落入散文化或近于群众口号。

#### 四、结语

从威译的尽洗铅华,到董译的峨冠博带,再到杨译的胡服骑射,三家译本的文本模式相映成趣。法不孤起,因缘而生,不同时空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理念是影响译本生成方式的重要因素,可谓文章合为时而“译”。三家译本纵向的历时比较,折射出翻译操作中的不同的文化选择,反映了源语至宿语的不断拆散和重组中的文化重建过程。在这一重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以旧体诗翻译,可以彰显传统诗学范式的美学元素。在西风东渐尚在滥觞的晚清,旧体诗天然地代表着诗学正统,任何其他类型的译本模式都被看作离经叛道。威译之不为推重和董译之登堂入室,便自然是此历史语境产的

物。但是,在“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的时代<sup>[12]</sup>,旧体诗或有束缚思想和因辞害意之虞,更易让译者变成背叛者。董译广泛使用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语汇,消解了原诗的异质文化意蕴,让读者难以洞视其“本来面目”,因此在文本中心主义看来是瑜不掩瑕。另一方面,新诗是外国文学翻译所催生出来的,是新的诗歌文本模式的大胆尝试,打破了传统字、词、句、韵的限制,借鉴“他者”的艺术形式,拓展了诗歌表述的话语空间。新诗译本是时代风貌的体现,而且新诗的地位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模铸了人们的诗意思维和表述,杨译本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新诗的登场是文化迁移的生动例证,是翻译活动的文化重构功能的具体表现。异质文化源源不断的挹注,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没有翻译文学,就没有现代文学。但是,白话的语汇和句法有美学上的先天不足。如何在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之间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在诗学翻译中的文本模式问题上应该进一步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何其芳先生力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原由<sup>[10]</sup>。

###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xiii (13) .

[2] 王凯凤,冯文坤. 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 (1): 90-92.

[3] LONGFELLOW H W. The Poetical Works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Vol.1 [M]. New York: T. Nelson & Sons,1902: 29-31

[4] 钱钟书.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A].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233-250.

[5] 朗费罗. 诗选[M]. 杨德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3-5

[6]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691-695

[7] 董丛林. 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 贺卫方.“人生颂”诗扇亲见记[N]. 光明日报:1997-02-05(7).

[9] M'ILWRAITH J N. A Book About Longfellow [M]. New York: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900.

[10] 何其芳. 谈写诗[A]. 何其芳文集(第4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 WAGENKNECHT E.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His Poetry & Prose [M]. New York: The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62.

[12] 马建忠. 拟设翻译书院议论[A].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126-129.

## Textual Grid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 ——A Diachronic Review of Three Translations of *A Psalm of Life*

HUANG J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FENG Wen-ku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Longfellow's *A Psalm of Life* has undergone repeated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hoos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versions for diachronic comparison, this study tries to clarify the misreading and mistranslation, examine the textual-grid evolutions, and discuss effects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oetic forms adopted in translation.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nfluence of aesthetic values and human ideal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spaces on the way a text is translated, and how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onnoted in the original poem is reconstructed in the target culture.

**Key words** textual gri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 Psalm of Life*; Longfellow; translation

编辑 戴鲜宁